



北 京 小 十 日

季 音 著

目 次

北京十日	一
五指山下的史詩	四七
華東人民革命大團結萬歲	七九
訪劉永生將軍	八九
艱苦的鍊錘	九六
武夷山苦鬥記	一〇六
後記	一一四

北 十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曾在出席參加了人民政務委員會諮詢會與人民民主
和新民主主義大會上，社會主義開始結束地稱呼好一下來。這是昨天禮拜的十天。這十
天完成了中國人民數百年未特異是現在，舉世難謂為無所為的歷史變革。
這十天是人類歷史極端重大的十天，因為它確立了聯合政府，將重大的影響響
全人類前途的偉大國家。這就是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民族和國家開
國歷史的第一天。正如今朝人民的希望一樣，我們生在這樣的時期的民族中
度過了這十天，我且舉中國人民是最這樣的最大、最深、富強的羣衆
為天下這將永遠輝耀後代的祖國創國紀的第一頁。正如陳毅將軍所說：這像
如這一歷史盛舉，真是不虛此生。這生於這個人民大翻身的偉大年代，
自擊亂免數千年的牛馬生涯此結束，數千年的黑暗統治在我們手下雖然

倒地，這確實是榮幸的，在這十天中，我們更是有着這樣的感覺。爲了給這段永遠值得紀念的歷史留下一些痕跡，我特把這十天中所見所聞再陸續寫在這裏。

一 在平滬列車上

九月十八日深夜，我們從下關過江，在浦口搭上平滬車北上。午夜的江風送來初秋的寒冷，但我們都滿懷興奮，不覺其冷，想到幾天後自己就要置身在一個當時還難以想像的令人感奮的場面裏，我們將親見中國人民怎樣揭開自己開國歷史的第一頁，難以描述的興奮的焦急充塞我們心頭。

火車駛出浦口隆隆向前急馳，於是熙攘不休的車廂裏又安靜了下來，電燈隨着車身有節奏的搖擺着，人們有的伏在桌上，有的蜷曲在椅上，又酣睡起來，這小小的天地，頓然顯得如此甜蜜而安謐。這個三等車廂有着很好的設備，軟墊的坐位上鋪的是法蘭絨，兩個坐位間是一個臨窗的小桌子，窗有

紗窗，玻璃窗等二三層，——夜風在窗外輕輕逡巡，模糊的村落輪廓從窗外飛逝去。記得在發起渡江戰役前，我們也正是在這段鐵路線上，黑夜裏坐擠着無頂的鐵蓬車，跨過無數為國民黨匪軍破壞的路基橋樑隨軍由徐州南下，鐵路兩側到處殘留着匪軍大破壞後的痕跡。但僅僅在六七個月之後，人民改變了一切，今天我們却坐到這樣好的車廂裏來了。和我們一起坐在車廂裏的大部是上海遣散還鄉生產的難民，他們多是國民黨發動內戰後逃離鄉土的，現在戰爭已在這裏過去，上海市政府把他們送回家來，除發給車票外還每人發二千元伙食。這些重返家園的農民是怎樣的欣喜，當火車在一個站上停下來時，便都霍地坐起，揉揉睡眼向邊上的人問：『到那裏了？』於是又盤算着離家的路程。他們在國民黨匪軍進攻的砲聲震耳的一個黑夜逃出莊子，從此便像斷了線的紙鶴在四處亂飄，受盡了苦難，而今天他們竟然坐着自己的火車回來了。他們滔滔不休的談論着回鄉後怎樣收拾田園，怎樣買牲口，種莊稼。南平集的兩個青年農民告訴我：他們那裏就是淮海戰役殲滅蔣

匪黃維兵團的戰場，現在那裏已大部恢復了，莊稼都種下了，政府免除了公糧，他們滿有信心的對我說：

『這回去得好好種莊稼了。』

火車越過徐州繼續隆隆前進，到每一個站上停住時，都燈光齊明，叫賣的人聲喧嘩。這一帶地區更引起了我們的無數回憶，這些車站和城鎮的名字都是和我們戰鬥的艱難的日子聯繫着的，當蔣介石匪幫百數萬大軍對山東解放區進行慘酷的『三光政策』和『重點進攻』的時候，我們就會在這一帶進行了艱苦的戰鬥，我們在黑夜急行軍越過鐵路、公路，日落而走，日出而息，兗州，濟寧，滕縣，泰安，曲阜，及至濟南城下，那一塊枕木上沒有踏過我們的足跡呵，那一座城牆上沒有洒過戰士們的鮮血？正就是戰士們的血換得了今天，使這些當年曾是何等荒涼的車站現在都復活了起來，使這些背井離鄉的農民又回家團聚。

「好好建設自己的祖國吧！」這就是一切人們的聲音。數十年的反動統

治給祖國留下了如此深重的災難，當車過天津附近，不少地區都被大水淹沒了，莊稼漂在水面上，但就從天津車站上來的一個小學教員極樂觀地對我說：這一帶圩堤因過去從未好好修理，每年都要漲一次大水，「你放心吧！幾年以後，這裏再也不會這樣了，政府一定會修理好的。」他是說得這樣斬釘截鐵，毫不含糊，勤勞的中國人民對於今天的困難和痛苦，再不是悲觀和嘆息了，誰也都說：『好好幹吧，會有辦法的，困難會過去的。』人民的信任是有根據的：當火車越過明光和淮河時，我們看到被蔣匪李延年炸毀的淮河大鐵橋、明光大鐵橋的殘骸躺在邊上，火車就從邊上新修的大橋上過去。這十餘年來未通的平瀘車解放一個月就通車了。在火車上，也再看不到過去路警的敲棒剝削，月台上鞭子在人頭上揮舞的慘景……這一切在過去都是奇蹟，但今天却是最平凡不過的了。就從這些事實中人們已找到了足夠的信心：人民自己當了家，一切都會興旺起來的。一個在天津上車做出口生意的商人告訴我，他們正在把梨、棗等土產大量送到海外，政府不抽出口稅，並

給予運輸的便利，使他們得到很大的幫助和鼓勵，由於這樣便大量的從海外吸收了外匯，也發展了農村副業，解決了不少災民的生活。

火車繼續隆隆前進，望着兩天來連綿不斷的在窗外一閃而過的田野、屋子、車站、農夫……這祖國的遼闊國土是如此誘人呵！不要以爲這些破敗的農舍，水淹的莊稼，瘦小的牛驢……像過去數百年的歷史一樣不可改變，歷史已經變了，我們會從統治者手裏奪回自己的國家，我們也會把國家建設好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就是這個工作的偉大開端。——我默默地想。

二十日中午我們到了北京。

二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在平灘車上兩晝夜，天天看着飛奔在窗外的田野毗連着田野，村落緊接着村落，記不住名字的車站和集鎮，望不盡的樹林、小河、山坡、公路、木

橋……日夜像水流似的從窗外流過，祖國是遼闊而廣大的。當我們苦戰在山溝裏，而鐵路和碉堡都屬於敵人，我們要黑夜裏才能通過的時候；當鐵路這邊和那邊彷彿是兩個世界的時候，在那些時候我們沒有過這樣的感覺，那時候我們終年在百十餘里地的圈子裏打轉，我們只記得幾個敵佔據點和集鎮的名字，但是，今天勝利改變了一切，現在我坐在自己的火車上晝夜奔馳，每天有不同的土產在窗口出現，從滁縣的竹籃子到天津的雅梨；每天窗口變換着不同鄉音的叫賣，由蘇北腔而變為京腔；由河道縱橫的南方而變為風沙迷漫的華北；而從旅客們衣服的逐漸增加也說明我們已走了很遠的路程。……這一千二百餘公里的平灘路，在歐洲也許已穿越過幾個國家的國境，但是在我們祖國，這裏離開東北黑龍江邊的國界還有一千六百公里。西距新疆邊界則遠達四千餘公里。在歐洲流過七個國家的多瑙河，在中國却沒有古老的黃河來得長，——我們祖國是遼闊而廣大的，在平灘車上，我們是這樣新鮮而充實的感覺着。

到北京後，人民政協會祕書處對我們的招待十分週到。趕到北京來探訪的各地記者很多，有來自長江流域各大城市的，有來自內蒙、綏遠的，有來自瓊崖香港等海外的，有來自東北、北朝鮮的，他們都是從遙遠的國境上跋涉而來的，如果坐在一起吃飯，就要坐上好幾桌，如果把各報的報名寫出來，就要寫上一大堆，如果要合計所有這些報紙的讀者，不知將是一個怎樣驚人龐大的數字！我們大都集中住在前門外西河沿兩家旅館裏，和我們同住的還有很多才從香港等海外趕來的人，這些操着粵語、穿着南方服飾的人，生活在這北國異鄉，却仍然保持着熱情奔放的南方快樂性格，我們的小天地裏整日充滿着笑聲和歌聲，他們規定每天早晨要學唱歌，教唱歌的是一個具有很好歌喉的才從香港來的女音樂教員。一清早，大家就擠坐在小客廳裏，隨着她揮動的指揮棒而愉快地唱着。一天，大家唱起了：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每次聽着這雄健的自信的歌聲，我們捺不住感情的激動，在幾年以前我們也曾唱過這個歌子，那時我們是懷着深深的羨慕和嚮往唱着這個歌子的，當時祖國在國民黨匪幫統治的災難裏，蘇聯社會主義祖國的自由天地在那時對於我們是這樣遙遠，但是，今天我們終於挺胸突肚的驕傲地大聲唱出了這個歌，大家唱得這樣洪亮、堅定而快樂，歌聲震撼着小客廳，因為從此這個「我們」不再是蘇聯，而是真正的我們了。

吃中飯的時候，一個同志起來宣佈：

「蒙古送來了一百條牛和一百隻羊給人民政協代表，今天吃的牛肉就是他們送的，我們要表示對他們的感謝……」話未完，客廳裏噠噠的响起了感激的掌聲，我們知道全國人民的眼睛都在望着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連生活在內蒙自治區大草原上看牧牛羊的蒙古同胞也不例外，他們冒着千里風沙，

送來這些可貴的禮物。

在人民政協會場的休息室裏也掛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禮物，這就是幾百面五光十色的錦旗，這些旗幟上畫繡着各式民族圖案，寫着蒙古文新疆文藏文漢文等各式文字，而再看會場上吧：各種不同的方言，各種不同的容顏和衣飾，戴着維吾爾族「多普」小便帽的新疆代表阿里木江和賽佛丁，以及有著黝黑膚色雙目深凹的海南島黎族代表王國興和蒙古代表們都帶了翻譯，他們自己只能依靠手勢來表達自己的感情。有人說：「自己國家裏的人相互說話還要用翻譯，可見我們國家之大了。」但是千百面錦旗，千百次講話，以及每天零片似從全國各地飛來給人民政協的賀電中却只有一種言詞，一個聲音，我環視休息室裏所有錦旗上都這樣寫着：團結在毛澤東旗幟下前進！人民民主專政萬歲！我們是你最忠誠的支持者！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萬歲！！！在北上途中沿路村落車站上也都一樣的寫着這樣的字句。當第一面五星國旗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升起時，我們聽到全國各地也立

刻呼喇喇的升起了紅旗。當毛主席在人民政協會場上喊出了第一個聲音，我們立即聽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排山倒海似的歡呼和掌聲。我們深深感到：人民在推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後，祖國今天才真正有歷史以來所未有的統一了，四萬萬七千五百萬雙手越過天山山脈，越過喜馬拉雅山，長白山，衡山，泰山，越過祖國的千山萬水，伸向北京，緊緊握在一起，於是，我們也就愈加感到祖國的遼闊而可愛。

三 創國第一天

在火車上就有人向我介紹說：北京就彷彿是個大花園，這是真的，我在北海公園蒙古白塔上下望北京，只見一片綠蔭披蓋了全市，帶我們遊歷的嚮導指着一大片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紅牆綠瓦的屋宇對我們說：「那就是故宮和中南海」，於是他就向我們滔滔的背誦起這幾百年封建王朝的變亂史，和一

大串宮殿的黑暗祕聞。他熟練的敍說就彷彿展示了一幅黑暗無比的圖畫。這用無數中國農民血汗建造的宮殿確是人類歷史最黑暗的一角，數百餘年來，中國人民爲了推倒這黑暗的封建堡壘，不知曾流了多少次血？明末農民英雄李自成在崇禎十六年一個火把齊明殺聲震天的夜裏，就曾帶着他的農民革命隊伍憤怒地衝進這裏，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但後來終於在內外敵人的夾攻下失敗了。偉大的革命先進孫中山曾推翻了這裏的滿清博儀的沒落王朝，但後來叛徒蔣介石的背叛使革命又失敗了……。先人們的革命一次次的失敗了，血一次又一次的流在這紅色的宮牆下，流在這刻龍鑿鳳的花磚鋪地的宮庭台階上。歷史到了這廿世紀五十年代的今天，到了這毛澤東的年代，終究完全翻轉過來了，今天這黑暗的角落迸射出了萬丈光芒，就在那紅磚綠瓦的屋頂上，我們遙望一面又一面的紅旗迎風招展着，我們知道全國人民的優秀代表正四面八方向這裏湧來；全國人民的眼睛望向這裏，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望向這裏。我在蒙古白塔上縱望「大花園」的一片綠海上，伸出的無數紅旗

在上面飄動，隱隱可聞遠處鑼鼓聲和歡呼聲翻騰不絕。——北京人民在迎接莊嚴日子的到來。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將永遠不忘記這個日子，這個舊中國滅亡、新中國誕生的歷史的日子，這個黑暗終結、光明來臨的偉大交接的日子，這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大翻身、大歡喜的日子終於來臨了；當晨光射出地平線，驅散了迷漫在萬壽山巔的朝霧；當初升朝陽的金光射上了北京前門城樓，古老的北京城猛然站起來了，千萬面紅旗升起來了，無數鑼鼓敲起來了……中午，我們虔誠地換了衣服，向中南海走去。自來全國各地的代表們都向中南海走去。汽車一輛接一輛的從新華門駛進中南海。據傳「新華門」這個名稱是從清朝康熙年間定的，這塊在異族統治者手裏豎起的金匾，今天却真正成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寫照，因為從此舊中國宣告死亡，新中國是誕生了，不論是新華門雕樑畫棟一片朱紅油漆的閃光，不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巨大橫匾，以及上

面六盞直徑七尺的巨大圓紗燈，不論是兩邊照牆後八面高聳的大紅旗，一切色彩和光燄都顯現着自信和希望。穿過新華門大門，我們沿着中南海的環湖馬路走去，這環湖的掩在綠樹枝裏的樓台亭榭，這一片翠綠的荷葉水草和微微流轉的清澈湖水，以及伸岀在綠樹尖上的紅旗，無不給人以無比的興奮。

我進入這個曾是封建帝王的「御花園」還是第一次，許多代表也都是首次，這條環湖的林蔭道曾走過了幾個歷史朝代的人物，走過封建帝王和后妃們的脚步，走過袁世凱等封建軍閥政客的脚步，國民黨匪幫的脚步。在人民政協召開前，北京市政府工程隊工人澈底翻修了這條馬路，今天，我們歡愉地踏着這新鋪的光坦柏油路，興奮地走向人民政協會場懷仁堂。

我往勤政殿去繞了一轉，和中南海裏的許多宮殿一樣，這裏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的遺蹟，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竊國大盜袁世凱自稱「洪憲皇帝」在這裏「登基」的，但是他稱帝不及三個月，人民的巨浪就沖翻了他的「寶座」，這個愚蠢的「洪憲皇帝」也就帶着他的皇帝夢死去了，在歷史

上留下了一幕臭名遠播的趣劇。看着這「勸政殿」，我不禁想起今天袁世凱的繼承者蔣介石，歷史對於一切人民公敵都是十分無情的，現在當我們在這裏歡欣鼓舞的召開人民政協、互慶勝利、共商建國大計的時候，我們不難想像躲在台灣孤島的蔣賊及其殘餘匪幫是陷在怎樣沮喪的悲哀裏。

人羣絡繹不絕的向懷仁堂走去，樂隊在門口奏着進行曲，週圍空氣是如此嚴肅而興奮，走過兩道紅旗宮燈高懸的大門才到了懷仁堂的正門垂花門，又是八面大紅旗和大宮燈，門上垂掛着黑綠大彩球，這樣便進了會場，在水銀燈、太陽燈、宮燈照射下的整個會場顯得如此莊嚴瑰麗，不論是週圍繞着花草、上掛孫中山、毛主席畫像的主席台，不論是全場六百六十二個座席，不論是縣燈結彩的休息室，一切都煥發着光彩。這以毛主席、朱總司令第一、二號席位為中心的半圓形的坐位席次，體現着中國人民的大團結；這六百餘人中有着以毛澤東為首的二十八年來堅苦卓絕的領導着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有着廿二年來始終與敵人英勇奮戰，今天仍然在執行着將革命